



齐鲁晚报·齐鲁壹点记者 王晓莹  
特约撰稿 苏畅 编译

## 每个人都是“角斗士”

3月1日,身穿制服的热纳罗·阿尔马走下“钻石公主”号甲板,他戴着口罩,手里提着外套,步伐稳健。至此,船上最后一个人上岸。这是他的职责,因为他是船长。一项关于船长的最高规定是:危险情况下,只有在确保每位乘客安全之后,船长才可以离船。

此时,距离“钻石公主”号停靠日本横滨接受隔离已经过去26天。当1月20日,阿尔马驾驶这艘熟悉的豪华邮轮从横滨出发时,他不会想到,这将是一次极具挑战性的旅程。

“钻石公主”号起航后途经多地。2月1日,一名之前已下船的80岁中国香港乘客被确诊感染新冠肺炎。“钻石公主”号2月4日返回横滨,日本政府对船上人员陆续进行病毒检测,并要求邮轮上除确诊感染者外的所有人自2月5日起隔离14天。

焦虑不安在船上蔓延。作为船长,阿尔马没有慌乱,而是将镇定的情绪传递给他人。他会用稍带意大利口音的英语向乘客提供重要的健康信息,有时还开开玩笑。而且,他还用一个具有意大利色彩且充满力量的词来形容船上的每一个人——“我的角斗士”。阿尔马也经常向全天待在无窗船舱中的2600名乘客提供船上的疫情信息,让他们随时了解情况。“我有信心,我们是一个大家庭,我们会团结在一起,成功完成这一旅程。全世界都在注视着我们,我们更要展现力量。”

2月14日情人节那天,他给乘客送上了花和巧克力,还附上一句鼓励的话语。他引用《圣经》中一段关于爱情的话说:“爱承载万物,相信万物,希望万物,经久不衰。”

## “我只多了几根白发”

阿尔马的出色表现与他的丰富航海经验不无关系。“钻石公主”号所属的公主邮轮公司对他的评价是:“阿尔马出生于美丽的意大利索伦托半岛,他始终对海洋充满热情。”阿尔马毕业于意大利一所知名海军学校,1998年加入公主邮轮公司,开启职业生涯。2018年,他掌舵“钻石公主”号。

从“钻石公主”号乘客发的“推特”中可以看出,阿尔马船长不仅专业、勇敢、具有责任感,而且很幽默。任何处于压力下的人都明白,在紧张时刻开个玩笑是多么有必要,似乎能使一切变得美好起来。

阿尔马经常用一些意大利短语,例如“再见”“享受您的午餐”。他还拿自己的意大利口音开玩笑,在一次广播时说:“一个朋友给我发了一段我广播时的视频,抱歉,又要让你们听到我的意大利口音了。”



“钻石公主”号邮轮船长热纳罗·阿尔马最后一个下船上岸。

# 最后一个走下 “钻石公主”号的人

3月1日,因新冠肺炎疫情被隔离近一个月后,“钻石公主”号邮轮上最后一批人员撤离,最后一个下船的是船长热纳罗·阿尔马。虽然在船上煎熬了近一个月,但这位45岁的意大利人波澜不惊。在此期间,他为稳定全员“军心”所做的努力备受好评,被乘客誉为“勇敢船长”。



热纳罗·阿尔马

一名“钻石公主”号乘客在“推特”上写道:“船长的领导力是没有引起乘客恐慌的一个重要原因。”“船长定期发布消息,通过咨询检疫人员来回应乘客的需求。他在甲板上来回奔走,为药品分发延误而道歉……”

还有乘客说,阿尔马船长使他想起了曾经的沙林博格机长。沙林博格机长是电影《萨利机长》的原型,曾冷静驾驶一架两个引擎同时失效的客机成功迫降纽约哈德逊河,挽救了100多名乘客的生命。

在意大利,阿尔马被誉为“勇敢的船长”,还有人叫他“反斯凯蒂诺船长”,称他为意大利挽回了声誉。同是意大利人的斯凯蒂诺曾在2012年放弃一艘触礁搁浅的船,不顾乘客而独自逃生,被指责为“胆小鬼船长”。

乘客时常向阿尔马发送感激的信息。阿尔马则向他们表示感谢:“对所有关心我的人,我为你们的善良而深深感动。向大家保证,我还是12天前那个船长,只是新长了几根白发而已。”

## 他只是做了该做的事

对于自己的表现,阿尔马在接受采访时

表示:“船上有太多事情要做,我唯一关心的就是照顾乘客和船员,希望疫情赶快结束。”

阿尔马的妻子玛丽安娜说,她几乎每天都要和丈夫打电话或视频通话,她知道阿尔马“为人冷静,深知自己的责任”。“我们保持联系,但每次都是尽快说完,以免耽误他履行船长职责,毕竟那才是第一位的。”她说。

公主邮轮公司在“推特”上发文盛赞阿尔马:“阿尔马船长是最后一位离开‘钻石公主’号的人,他是英雄。”但玛丽安娜有不同的看法:“公主邮轮公司的评价很高,但不该说他是英雄。阿尔马只是做了船长必须做的事情:成为领导者,带领他人并做出决定。”

意大利外长迪马约也给予阿尔马很高的评价:“作为船长,他最后才下船。在过去几天里,我多次与他交谈,他的勇气令我印象深刻。尽管陷入如此离奇的境地,他还是能将冷静传递给船员和乘客。阿尔马船长象征着意大利的坚强不屈,永不放弃。”

阿尔马下船后,目前仍在日本接受隔离。同时,他的祖国意大利的疫情越来越严重。结束隔离后该何去何从,似乎又成了一个难题。但可以肯定的是,“钻石公主”号的乘客会记住这位阿尔马船长。

# “伦敦病人”:全球第二个艾滋病治愈者

齐鲁晚报·齐鲁壹点记者 王晓莹 编译

10日,英国《柳叶刀·HIV》杂志上的一篇论文引发全球关注,按这篇论文的说法,一名被称为“伦敦病人”的患者有望成为世界上第二个被治愈的艾滋病患者。这名患者4年前因患癌接受骨髓移植,目前已停止使用抗艾药物30个月,体内仍未检测到艾滋病毒。

毫无疑问,这名患者是幸运的,但患病17年来的治疗过程绝非一般人可以想象的。近日,“伦敦病人”在接受采访时表示,他想成为“为人们带来希望的使者”。

“伦敦病人”名为亚当·卡斯蒂列霍,今年40岁,出生在委内瑞拉,2002年到伦敦生活,2003年被确诊携带艾滋病毒并接受治疗,被称为“伦敦病人”。“我不希望别人认为‘你是天选之子’,事情只是发生在我身上而已。我在恰当的地方,恰当的时间出现,事情就这么发生了。”卡斯蒂列霍说。

被确诊艾滋病那年他23岁,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,患有艾滋病相当于被判了死刑。“那是一段非常可怕和痛苦的经历。”2012年,卡斯蒂列霍开始接受治疗艾滋病较为普遍的方案——逆转录病毒疗法。那段时间,尽管保持着非常健康的生活方式,但他经常发烧,随后被查出患有霍奇金淋巴瘤。

卡斯蒂列霍又一次被判了死刑。这是一种很凶险的癌症,化疗和其他传统疗法都效果不大。对于一个艾滋病患者而言,再患上一



“伦敦病人”亚当·卡斯蒂列霍

种癌症简直是雪上加霜,由于一人同时患有这两种疾病的情况非常罕见,几乎找不到相关治疗经验。

来自两个不同方向的医生为了卡斯蒂列霍而展开合作,肿瘤科医生试图制定治疗方案,传染科医生则需要重新调整抗艾滋病毒药物,医生西蒙·爱德华兹则负责两个团队之间的联络。

卡斯蒂列霍的身体和精神都承受着巨大压力,他陷入挣扎,“我想看到光明的一面,可光明却在逐渐消失”。2014年圣诞节前,他失踪了4天。等再出现在伦敦时,他甚至不记得那4天发生了什么,仿佛生命忽然断了电。在最绝望的时候,卡斯蒂列霍甚至想联系瑞士一家安乐死机构,帮自己离开人世。

到了2015年春天,医生认为卡斯蒂列霍不一定能撑到年底,他们想为他做骨髓移植手术,但并没有足够的信心。这时,卡斯蒂列霍和他的好朋友联系上了骨髓移植方面的专家伊恩·加布里埃尔,希望他帮忙寻找骨髓捐献者。考虑到卡斯蒂列霍是拉美人,加布里埃尔告诉他,寻找配型可能并不容易。

幸运的是,他们竟然很快找到了几个配型成功的捐献者,其中一人是德国人。由于卡斯蒂列霍的父亲是荷兰人,有一半欧洲血统的他得以与这名德国捐献者配型成功。更让人看到希望的是,这名德国捐献者拥有一种罕见的基因变异CCR5-Δ32,这种突变可以阻碍艾滋病毒入侵人体细胞。

卡斯蒂列霍最近才知道,在2016年5月13日接受骨髓移植手术时,他只剩几个月可活。而术后的日子也不好过:他在医院里住了几个月,遭遇好几次感染和其他手术,一度无法进食。那段时间,他暴瘦64斤。

不过,研究人员指出,用骨髓移植治艾滋病的疗法不具普适性,不适宜推广,“另外几名”接受同样疗法的患者并未显现同样疗效。论文第一作者拉温德拉·格普拉说,这种疗法死亡风险高达10%,卡斯蒂列霍是万不得已才接受这种疗法,否则他将死于癌症。

接受类似疗法的还有世界上第一个被“治愈”的艾滋病患者“柏林病人”蒂莫西·布朗。布朗在患艾滋病期间罹患急性骨髓性白血病,2007年接受类似疗法后存活至今,体内的艾滋病毒降至检测不到的水平。不过,他还接受了放射疗法,而卡斯蒂列霍没有。此外,为确定是否已“治愈”艾滋病,卡斯蒂列霍未来一年还要接受一系列观察和检测。

卡斯蒂列霍没有透露更多个人信息,只说喜欢散步和旅游。他能公开身份,已经非常勇敢了。美国国家艾滋病信托基金会主管凯特·史密斯称赞道:“应该为卡斯蒂列霍分享抗艾滋和癌症的特殊经历鼓掌……现在仍有观点认为得艾滋病是耻辱,这导致很多人更难获得应有的帮助和支持,也让人们难以公开讨论艾滋病毒。他的故事有助于提高人们对艾滋病毒的认识,更重要的是,这是一个关于坚韧、决心和希望的故事。”